

京
明
胎
子

刘绍棠 著

東
明
臉
子

刘
绍
棠
著

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京 门 脸 子
刘 绍 棠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 8.5印张10插页 209,000字 印数：1—2,300 1986年11月第1版
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255 定价：1.85元



作 者 近 影

作者小传

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生。北京通县儒林村人。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作品。一九五三年五月参加中国共产党。一九五四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学习。一九五六年三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被团中央批准为专业作家。

现在是北京作家协会负责人之一、专业作家，《中国文学双月刊》副主编，《北京文学》主编，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。同时，应聘担任河北省文联顾问。

五十年代的代表作有：短篇小说《青枝绿叶》《摆渡口》《大青骡子》，中篇小说《运河的桨声》《夏天》，论文《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》等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发表和出版了长篇小说《地火》《春草》《狼烟》，中篇小说《蒲柳人家》《瓜棚柳巷》《花街》《草莽》《荷水荷风》《小荷才露尖尖角》《烟村四五家》等三十部，短篇小说《蛾眉》等十几篇，以及一百多篇散文和文艺短论。近年来，提倡建立乡土文学，致力乡土文学创作，坚持继承和发展中国小说的民族风格。出版了短论集《乡土与创作》《我与乡土文学》。

《蒲柳人家》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，《蛾眉》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《二度梅》获得湖南《芙蓉》丛刊优秀中篇小说奖，《荷水荷风》获得湖北《长江》丛刊优秀中篇小说奖，《蒲剑》获得解放军《昆仑》丛刊优秀中篇小说奖，中篇小说《渔火》和散文《布鞋与乡土文学》获得《北京日报》优秀作品奖。中、短篇小说多种被翻译成英、法、俄、西班牙语。出版了英文版《刘绍棠中篇小说选》。

一九八二年十月赴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出席国际作家会议，并作《乡土文学与我的创作》的发言。

一九八二年当选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，一九八三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。

题记

五

整整四十年前，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九日写道：“现在的文学也一样，有地方色彩的，倒容易成为世界的，即为别国所注意，打出世界去，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。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，大抵不以为然。”鲁迅先生的这些话，我记住一辈子，一辈子用不完。

“中国气派，民族风格，地方特色，乡土题材。”这是我致力乡土文学的四大准则。

满怀感恩戴德的孝悌之心，为我的粗手大脚的乡亲父老画像，以激情的热爱灌注笔端，描写我的家乡——京东北运河农村那丰富多采而又别具一格的风土人情，为家乡的后辈儿孙留下艺术化的历史写照，同时也使外地人，甚至外国人，通过我的小说，了解我的家乡，喜爱我的乡土，这便是我写乡土作品的最大野心，也是我实践鲁迅先生上述创作思想的志愿。

题 记

整整五十年前，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九日写道：“现在的文学也一样，有地方色彩的，倒容易成为世界的，即为别国所注意。打出世界上去，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。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，大抵不以为然。”鲁迅先生的这些话，我记住一辈子，一辈子用不完。

“中国气派，民族风格，地方特色，乡土题材。”这是我致力乡土文学的四项基本原则。

满怀感恩戴德的孝敬之心，为我的粗手大脚的乡亲父老画像，以激情的热爱灌注笔端，描写我的家乡——京东北运河农村那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风土人情，为家乡的后辈儿孙留下艺术化的历史写照，同时也使外地人，甚至外国人，通过我的小说，了解我的家乡，喜爱我的乡土，这便是我今生文学创作活动的最大野心，也是我实践鲁迅先生上述创作思想的志愿。

乡土文学不能一成不变，停滞不前，它要继承和守真，更要发展和革新。我从一九八四年春，又对自己的乡土文学小说提出新的要求：城乡结合，今昔交叉，自然成趣，雅俗共赏，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。因此，开采要广，开掘要深，并且从民俗学和社会学中汲取营养。长篇小说《京门脸子》便是我对自己的乡土文学小说提出新要求的试作，也是我到五十周岁时要完成的四部长篇小说之一。

事与愿遂还是事与愿违，有待时间检验。

1984年12月写于烟笼斋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，是才华卓著的中年作家刘绍棠同志的又一部新作。

作品以京郊运河岸边解放前后几十年的生活为背景，用第一人称的形式，热情地讴歌了运河滩上父老乡亲们淳朴、善良、扶危济困的优秀品质，展示了一幅幅生活气息浓郁、优美、动人的乡村图景。作品情节生动曲折，妙趣横生，引人入胜。语言明丽、活泼，富有诗情画意、音乐感。

第一章

1

我出生在京东北运河边的鱼菱村，衣胞子埋在村外的柳棵子地里。

二百八十里的北运河上，有一片方圆左右十几里的扇子面河滩。河这边的鱼菱村、莲房村、柳伞村，河那边的绿杨堤，三十多年我写来写去，老是围着这几个村转。瞧不见家乡的烟囱和树梢，我就没了拿手，是个骑锅夹灶蹲炕头子的角色。

一出北京城圈儿，直到四十里外的北运河边，都叫京门脸子。我们鱼菱村虽然坐落在这张好大脸面上，却因地处连环套的河湾子里，也就不显鼻子不显眼。柳篱柴门，泥棚茅舍，村风民俗野腔无调，古道热肠。

人有名、字、号，这四个村也各有几个村名。那是八路军游击队刚到运河滩上，鸡毛信上用的是隐语，村名就更保密。河这边的莲房村，又叫烟村和山楂村；柳伞村又名细柳营，还叫柳巷子；河那边的绿杨堤，有时叫柳湾，有时叫小龙门。整个运河滩叫葛花沽，北运河改名龙蟠河和女萝江。鱼菱村的别名和代号更多，花街、鹊桥、燕窝、连环套、罾罟台、星眨眼，变换不定。这是因为当年的八路军游击队常在鱼菱村安营扎寨，县政府和区公所的工作人员更隐蔽在鱼菱村的堡垒户里，昼伏夜出，不能不格外小心。多几个别名和代号便于迷惑敌人，免得暴露。

这些真真假假的村名，都曾出现在我的小说里。

没有成文的村史，每个村子的来历都是口头相传。鱼菱村三分之一是清朝王室跑马占圈的旗地，三分之一原是财主家的锅伙，

外来的长工娶妻生子，安身立命，三分之一是大河上的客船、货船和渔船泊岸，船夫、纤夫和打鱼的搭起窝棚遮风避雨，日久天长也就形成了居留地。莲房村是逃荒的灾民聚居一处，年代其说不一。柳伞村传说是明朝燕王扫北带过来的移民，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。绿杨堤是京西潭柘寺的佃户，潭柘寺有多少年，这个村子也差不多有多少年。

鱼菱村风习，生下小小儿子是大喜，满月那天要请个算命先生相面、打卦、批八字儿。娇哥儿都起个丫头片子的奶名，命硬的就得认个干娘。

最有身分的干娘是大全福人。她上有公婆，娘家有二老双亲，中有兄弟姐妹，下有儿女子侄，男人身强力壮，顶天立地。大全福人的命相主贵，多么命硬的干儿子也尅不倒她。可是，大全福人十分难得，架子很大，收礼很多，穷门小户认不起，小肉头主儿也舍不得花那么多钱。所以，他们收下的干儿子，大多数是财主家的少爷。不了解鱼菱村风俗人情的人，一见鱼菱村不少贫下中农老大娘，竟有那么多地主富农成分的螟蛉义子，便感到大惊小怪，也就不能不宁左勿右。

顶便宜的干娘，是那些年轻丧夫而又作风不大端正的寡妇。她们本身就命硬，又是破罐子破摔，收下命硬的干儿子，也不过是铜盆遇见铁刷子，无所畏惧。她们收礼很少，而且疼爱干儿子，那是因为她们想到撒手归西，干儿子要给她们披麻戴孝，下葬时抓一把土，清明时节给她们填坟烧纸，她们也就不算孤魂野鬼了。

我是个娇哥儿，满月那天下刀子雨，竟没有一个算命先生上门，只起了一大堆丫头片子的奶名儿。男起女名，是为了以假乱真，迷惑阎王和判官的耳目，所以奶名起得越多越好。奶奶给起一个，姥姥给起一个，姑妈给起一个，姨妈给起一个，大娘给起一个，舅妈给起一个，只要是亲支近脉的长辈女人，都可以起一

个。我除了有一位亲奶奶和一位亲姥姥，还有许许多多叔伯奶奶和叔伯姥姥，亲的和叔伯的姑、姨、大娘，舅妈也不只各有一位。因而，我的奶名不计其数；不但占全了金陵十二钗，而且装满了副册和另册，连我自己也不能一一报得出来。自从我有了个堂堂正正的学名，这些奶名便销声匿迹，正如姜太公在此，诸神都得退位。后来我学会写小说的手艺，便把这些丫头片子的奶名儿，分配到我的小说里的丫头片子们的头上了。

谁想，我的挨肩的弟弟落生只有几天，便抽了四六疯，谷草一捆，包裹一块蒲席，埋在了河边的乱草蓬蒿丛中。全家惊动，忙找算命先生；算命先生掐指一算，原来我是个吃独食的家伙；上尅兄，下尅弟，尅得全家人丁不能兴旺。我是老大，尅兄是不会的，尅弟却要防止。而且，孤家寡人，寒霜单打独根草，自身也性命难保。贼走关门，犹未为晚，这就得认个干娘。

我家虽不是穷门小户，可也不是肉头主儿；上不上下不下，介于二者之间。打肿脸充胖子，给我认个有身分的干娘，不如精打细算，降格而求，找个便宜的。于是，全家都想到西隔壁的艾窝窝儿最为相宜。

2

我家坐落在鱼菱村北口，算上左邻右舍，这一片只有三户人家。

隔一道沙岗和一块柳棵子地，才是大河，但是从大河上淌出的一条小河汉子，却路过我们三家的房后。怕河水冲刷土坡，我们三家在坡下栽满柳棵子，又沿着小河汉子栽蒲苇，绿荫合围，就象打起两道翠堤，圈上两道栅栏。

东隔壁的艾家，当家人叫艾踢蹬，我应该管他叫大伯，他给莲房村的大财主当腿子。可是，我落生的时候，他早已死了，也就不知道他是个子高，还是个子矮，生得俊，还是长得丑。只听说他也是长工出身，还会几路拳脚，只因他吃、喝、嫖、赌，又抽

上白面，才被大财主收买，甘当走狗。他代收八百亩租子，吃二厘回扣，每过一斗，斗上都要冒尖，多收上半升五合，落下了骂名，佃户们背后都咒他不得好死。有一年，他到河那边的绿杨堤催租，看中了一家佃户的女儿，便强迫那家佃户将女儿顶租子，被他霸占下来。这个佃户的女儿比艾踢蹬小十几岁，村里人都管她叫艾窝窝儿。

艾踢蹬常常外出，很怕艾窝窝儿不守妇道，四面垒起高墙，墙头栽上枣核钉子，一棵伸出墙头的水蜜桃树，也被他砍下半边身子，防的是艾窝窝儿从树上爬出去，或是年轻小伙子从树上爬进来。黑漆漆的街门，挂着一斤多重的铁锁，门里还有一根碗口粗细的枣木顶门杠，把门卧着一条白眼圈的大黑狗。门外有人路过，白眼圈的大黑狗便汪汪吠叫，艾窝窝儿只要接近门口，白眼圈的大黑狗便又蹿又咬。谷老茬子大伯站在我家房顶上看见，艾窝窝儿在家里还蹑着脚镣，如果再戴上鱼枷，正象从洪洞县起解的苏三。

艾窝窝儿恨透了这个狼心狗肺的男人，她仿照艾踢蹬的嘴脸，缝了个小布人，七窍扎上七根绣花针。

这一年艾踢蹬又马不停蹄催租子，半夜回家，走到绿杨堤外的柳湾，被仇人打了闷杠子，扔进冰窟窿里，开了春才从河里冒出来，又被几条野狗撕扯得大卸八块。

艾踢蹬一死，艾窝窝儿便拿起斧头，把脚镣砸开了。又在灶膛里烧熟了一个大萝卜，扔给白眼圈的大黑狗吃。白眼圈的大黑狗咬了一口，烫掉了满嘴的尖牙。她拴一个绳套，套住了白眼圈的大黑狗脖子，又把绳子搭在院里老枣树的树杈上，坠上一只石砣，白眼圈的大黑狗挣扎了一夜，勒断脖子吊死了。她炖了一锅肉，分送各家各户，谷老茬子大伯一个人吃了一条狗大腿，喝了一葫芦红高粱烧酒。

我家院外，老槐树下有一盘碾子，杜梨树下有一盘磨。艾窝窝

儿平日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磨米磨面，就牵着她家的小叫驴儿到我家来，还要借我家的筐箩、箩床和马尾箩。她有一张白净的瓜子脸，水汪汪的豆荚眼，却不抬眼皮，脸色冷若冰霜，又身承重孝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心如死灰的寡妇。她的个儿很小，柳条儿细腰，力气却很大，小叫驴儿驮着一口袋谷子到磨上，她从驴背上卸下口袋，就象搬下一个晒干的草捆。我喜欢坐在她身边，看她来回扯动着马尾箩筛面，听她从鼻孔里哼唱着令人心酸的小曲儿。她吆喝那小叫驴儿不许偷嘴，不许停脚，清脆而又悦耳。磨完了米面，掏净磨眼，扫净了碾盘，净米净面留在筐箩里，糠皮麸子装进口袋里，只把箩床和马尾箩还给我家，便把我抱到驴背上，头顶着沉重的筐箩，手牵着小叫驴儿回家去。插上门闩，顶上门杠，筐箩晾在正房西屋炕上，给小叫驴儿饮了水，拌上草料，拴在墙角落的棚子里。她进屋脱下一身黑，里边穿的却是水红袄儿。洗脸、梳头、净手，就给我做好的吃。

她怕我嘴急，一进门就拿零食堵住我的嘴。暮春时节，从菜园里拔几个红皮水萝卜；五黄六月，给我摘水蜜桃；入了秋竹竿子打枣儿；年根下吃糖瓜儿，粘住我的舌头。

鱼菱村的穷门小户，三九天为了省柴禾，一家老小要并屋，有的三辈人同睡一条炕。只不过是爷爷奶妈为界，男人睡炕脚，女人睡炕头；十岁以下的孩子不分男女，睡在女人那一边。家里人口少，还要找外姓人作伴，没出门子的大姑娘，爱找丈夫外出而守空房的年轻嫂子。我喜欢串百家门，又爱听故事，艾窝窝儿家的炕热，她说的故事令人入迷，我一到她家就粘在炕席上不想走，认她当干娘也就理所当然了。

认干娘也得挑个黄道吉日，这倒用不着找算命先生打卦问卜，只要翻一翻黄历，见到“宜动土”或是“上梁大吉”，就算是认干娘的好日子。大户人家认干娘，有一套繁文缛节，小户人家就不那么讲究了。干儿子给干娘送上一身衣裳，一篓子白面，两

瓶子酒，一刀子肉，两只鸡鸭；有个长辈人陪同到干娘家，送了礼，磕了头，干娘回赏一顶帽子，一条兜肚，一双鞋，起个名字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

我家比艾家的门楼高，家里人不愿有失身分，就打发谷老荏子大伯带着礼品，把我送上门去。我骑在谷老荏子大伯的脖子上，谷老荏子大伯一手拎着小包袱和柳条篮子，一手箍住我的后腰，免得我东倒西歪。走进艾家门口，只见干娘艾窝窝儿打扮得就象小车会的坐车村姑，高跷会的渔婆儿，跑旱船的采莲娘子，端端正正坐在堂屋的春凳上。我忽然又觉得，她的眼角、眉梢、脸庞、神态，很象野台子戏《二进宫》里的李艳妃。李艳妃是距离我们鱼菱村二十里的永乐店人，小家碧玉野丫头。有一年阳春三月，她爬上墙头折桃花，春光桃色染红了她的脸，正巧郊外踏青的老皇上从村外路过，远远的一眼就看中了她，打发七八个太监将她从黄泥墙上扯下来，扔在马背上带走了。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只有这个乡村丫头生下一个大胖小子。她当上了娘娘，她爹也当上了国丈。我正看得眼直，谷老荏子大伯已经将衣裳、白面和酒肉递过去，就叫我磕头。我磕了几个头爬起来，干娘艾窝窝儿给我的脖子上挂上长命锁，穿上花草红兜肚，换上了虎头鞋，又给我起了个名字。她连叫我三声：“儿呀！”我又响又亮地答应了三声。然后，又连叫她三声：“干娘！”她答应得一声比一声高，豆荚眼里噙满春水汪汪的泪花。

干娘艾窝窝儿炒了几个菜，又打开酒瓶，留下谷老荏子大伯吃饭喝酒。谷老荏子大伯酒足饭饱，抹抹嘴就走，把我留下来，直到七八天后，吃完了那一篓子白面，才放我回家。

3

谷老荏子大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

他住在我家东隔壁的柳篱小院里，两间蝈蝈笼子似的小屋，一人一口。

鱼菱村的年轻子弟，到北京学买卖，到天津卫学手艺，十有八九熬不到三年零一节，就半途而废。谷老茬子大伯却与众不同，搭一条南下的大船，一走八年下落不明。他从拉纤熬到撑篙，从撑篙熬到掌舵。他不吃水上饭，跳到旱地上，也没有回鱼菱村，又在河那边的村村庄庄扛了几年长工。我的外祖父的那个村子种西瓜出名。村南村北，村东村西，四眼萧妃井。相传，辽国的萧太后，带兵进攻北宋的三关口，驻蹕通州境内，要喝甜水。方圆百里，凿得大窟窿小眼，才得到四眼甘泉井。一眼井供她喝水，一眼井供她沐浴，一眼井供她酿酒，一眼井供她煎汤熬药。后来，这四眼井的井水浇灌瓜园，西瓜个儿大，口甜，色、味、香在全县独一无二，名叫鞑子蜜。谷老茬子大伯在那个村子学会种瓜。我的外祖父是个私塾先生，他又跟我的外祖父学会识字。积攒了几个钱，二十八岁回到鱼菱村；我的一个姑姑正要出门子，陪送十八抬嫁妆，就把东院墙外的一块半亩小园卖给了他，还典给他三亩河洼地，农忙时节却又在我家打短工。他不但会走船和种瓜，而且还会唱戏，更有一身武艺。

村里人都夸他武艺高强，我可从小到大都没看见他卖弄过一回，也没见过他动手打架。我只见过他正月十五赶庙会，河上的冰象玻璃，扔下一个土坷垃，能砸一个窟窿；他却能把我扛在肩上，不慌不忙从冰面上走过去，玻璃似的冰面不裂口子。数九隆冬时节，冰冻三尺地裂缝，他却不穿棉裤和棉鞋，没得过一场病。收割的高粱地，高粱茬子象一把把尖刀，他能光着脚从高粱茬子上走一垄。这是我的耳闻，不是我的目睹。

鱼菱村每年挂锄时节，到外村扛长工的人要歇上十天半月，在北京做买卖和在天津卫要手艺的人，也都回家歇伏。春节前后，也是如此。于是，他们便串连起来唱戏。自由结合，各尽所能，会唱京戏的唱京戏，会唱梆子的唱梆子，会唱落子的唱落子。京、评、梆烩成一锅，忙坏了任劳任怨的蹩脚琴师，一把胡

琴独挡三面。至于行头，也不难解决。鱼菱村有会攒花、制鞋的工匠，冠盔、朝靴、玉带、头面都能拼凑出来。蟒袍虽然难做，却也有办法因陋就简。裁得高粱纸，画上图画，粘贴在长袍上，穿起来象不象三分样。他们或是在大空场上撂地摊儿，或是在土地庙前垒土台，紧锣密鼓，乱打家伙，琴师变奏，手忙脚乱。演员们并不要求配乐如何的严丝合缝，反正是各唱各的调儿，扯着脖子喊叫，各显神通就是了。乡亲们对于这种杂乱无章的一团混唱，戏称之为狗打架。这个自乐班，也就被叫做狗打架班。三个剧种哪有统一的本子？临场抓哏，随便对白，任意插话，使用的都是生动活泼、诙谐俏皮的农民口语，引人捧腹大笑，前仰后合。谷老茬子大伯是这个狗打架班的主角，每一回演出都是他的大轴。他只会演武打戏，每出戏只有两句戏词儿，上场是：“来将通名，咱的枪下不死无名之鬼！”下场是：“败将哪里逃？追！”整出戏的头尾之间，都是刀光剑影，大打出手。

我自幼爱听评书，也爱看戏，书瘾大，戏瘾也不小。谷老茬子大伯的戏，我最感兴趣。他和给他打下手的配角儿，手里都是寒光逼人、冷气森森的真刀，开打起来，刀碰刀冒火星子。我看得高兴，不许收场。“败将哪里逃？追！”谷老茬子大伯和打下手的配角儿，一追一逃下了台，我便哇哇大哭。于是，谷老茬子大伯又把扮演败将的配角儿追回来，从头打起，三上三下，我才心满意足。有一回，打了八遍我还要看九遍，那个配角儿忍无可忍，把刀一扔，扒下行头，大口大口喘粗气，迸起青筋叫道：“老茬子，你倒会送顺水人情，我可不想陪你哄孩子！”

年过三十的谷老茬子大伯，还没有娶妻生子，谁家的小小子儿他都喜爱。他给我编鸟笼子和蝈蝈篓儿，捉一只鸟儿关在笼子里，过一天又捉一只，便放了这一只，蝈蝈儿也是一天替换一回。

那个年月，北运河的大土匪头子柳小五，受日伪招安，当上河

防司令；天黑之后，却又命令他的队伍脱下军装，换上便衣，四出打家劫舍。大村的财主有民团，流窜的土匪打不进去，就绑小村肉头户的票。我家虽然只有五十四亩三分地，却已经是鱼菱村的一块肥肉。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几个土匪进了村，狗叫成一片，我们全家跳出后窗口，逃进青纱帐。定下神来，才想起我还睡在干娘艾窝窝儿家里。我是全家的命根子，土匪将我绑走，要想把我赎出来，这五十几亩地就得花得一千二净。正当全家急得半死的时候，谷老荏子大伯却怀里抱着我，身上背着干娘艾窝窝儿，也来到青纱帐里。

原来，谷老荏子大伯夜晚住在村外瓜田的窝棚里，土匪沿小河汉子贼溜溜摸进村口，谷老荏子大伯就紧跟在他们的后面。他虽然没有踏雪无痕的功夫，脚步却也轻如烟尘，土匪没有发觉他的影子。他一见土匪包围了我家，便想到我住在干娘艾窝窝儿家里，悄悄来到艾家院后，旱地拔葱上了房，跳进院里。他的双脚还没有站定，从窗口飞出一把剪刀股子，他连忙藏头裹脑，剪刀股子钉在了泥墙上。

“艾窝窝儿！”谷老荏子大伯轻轻敲了敲窗户，“带着孩子赶快跟我走。”

“是你！”干娘艾窝窝儿按住怦怦乱跳的胸口，哆哩哆嗦开了房门，“你来了，我就有了主心骨儿。”

刚才狗叫得紧，干娘艾窝窝儿惊醒，一听就知道土匪进村了。她见我睡得很香，便自己穿起衣裳，手握剪刀股子，守住窗口，贼人进门，一死相拚。

这时，闯进我家的土匪扑了个空，就分成两路，一路冲进谷老荏子大伯的柳篱小院，一路乒乒乓乓敲干娘艾窝窝儿家的街门。

谷老荏子大伯上了炕，叫醒了我，低声喝道：“不许哭！”伸出一条粗大的胳膊把我抄起来，揽在他的怀里。又蹲下身子，叫干